

## 第一章 傻子不傻了

裴班美端著藥碗推開陸慕娘的房門，陸慕娘病懨懨地坐在床頭，看見裴班美，她擠出了一抹笑。

「大娘，該喝藥了。」裴班美輕快地走到床邊坐了下來，笑吟吟地道：「不燙口，都吹涼了，一口喝下剛剛好，喝得快些就不覺得苦了。」

陸慕娘苦笑一記，她向來怕苦，沒想到後半生竟是日日與湯藥為伍，嘴裡的苦澀味道怎麼都去不掉。

「好，我一口喝下便是。」陸慕娘接過藥碗，皺著眉頭，忍著反胃，緩緩將湯藥喝下。

「來，啊——」裴班美跟哄小孩似的拿出一顆糖，眼眸笑得像彎月。

陸慕娘從善如流地張開嘴，含著裴班美送進她嘴裡的糖。

糖沖散了苦味，她的眉頭慢慢鬆開了。

裴班美一臉的嘆服，「我們大娘好棒，把藥都喝完了呢，這是怎麼做到的？換做是我，肯定沒法子。」

陸慕娘笑了，「妳這孩子，真把大娘當孩子哄了。」

她很喜歡這個女孩子，分外的懂事，性格又開朗，總是笑吟吟的，從不怨天尤人，即便是三年前她娘親和兄嫂一塊過世時，也很快就抹去了眼淚，努力生活，認真照顧著一雙侄兒，將他們教得懂事又貼心。

他們這一家人都是好人，即便在水患來時，人人自顧不暇，也不曾丟下他們母子倆。

想到這裡，她不由得拉住裴班美的手，眼裡流露出情真意切的懇求，「芙兒……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……淺平他……他……」

裴班美不等陸慕娘說完便反過來輕拍她的手，「大娘放心好了，淺平哥是爺爺的救命恩人，也是我們一家的恩人，只要我們有一口氣，就一定會照顧淺平哥。爺爺不在了，有我爹，我爹不在了，有我，我不在了，瑛兒康兒也長大了，他們肯定會照顧從小就一起生活的淺平叔，大娘就不要杞人憂天了，而且大娘肯定會長命百歲的，這藥多貴啊，不長命百歲怎麼划得來？您說是不是呀？」

陸慕娘頓時熱淚盈眶，「好好……大娘會長命百歲，會看著妳出嫁，還要幫妳照顧妳生的大胖娃兒。」

嘴上這般說著，心中卻無比嘆息，若是淺平沒傻多好，現在肯定是個頂天立地的好男兒，想必也能配得上芙兒這麼好的女孩子……若是他沒傻多好……

一個月後。

一個穿湖綠色繡芙蓉花長裙的少女匆匆走進鵠子書舍，在內室和書舍掌櫃談了半天後，交出青布包住的東西便心情愉快地打起簾子，正抬起腳要走到外面時，突然看見一抹熟悉的挺拔身影，她連忙退了幾步，又藏身回到簾子後面。

「怎麼了裴姑娘？」她身後的余掌櫃也頓了步，不明就裡地問。

「呃……我突然想在這裡站一會兒，您先出去吧！」裴班美側身要讓余掌櫃出去。  
「那好吧。」余掌櫃笑了笑，他和裴班美合作很久了，知道這姑娘向來古靈精怪，也就沒對她這古怪的舉動多問。

余掌櫃出去後，裴班美瞇著眼，鬼鬼祟祟地從簾縫裡看出去。  
外頭，陸淺平將幾張字畫交給余掌櫃，兩人正在商議售價，聲音不大不小，剛好讓她聽得清清楚楚。

簾後的裴班美兩眼放光，哈，就知道他有鬼，可讓她逮個正著了吧！  
不一會兒，他們談完了，陸淺平也離開了，裴班美連忙跟上。  
余掌櫃見到一抹湖綠身影由他身邊一陣風似的刮過，他揚聲道：「裴姑娘要走啦？」  
裴班美頭也不回地道：「您不必送我了。」

陸淺平人高腿長，不過一會兒功夫已走到小胡同那裡了，裴班美悄悄地跟在他身後，免得被他發現。

只見陸淺平左彎右拐，一刻鐘後來到了半月城的雲雀大街上，街上熙來攘往的很是熱鬧，然後看他進了一間名叫歇心樓的茶棧，進了茶棧，他挑了臨窗的位子坐下，這位子外面就是湖畔，放眼望去景色四收，讓人不由得放鬆下來。

店小二上前招呼，他點了茶之後便望著窗外，不知在想什麼。  
裴班美就躲在茶棧門口的柱子後，一直偷偷摸摸地看著陸淺平，他卻始終望著窗子外頭，直到小二送上一壺茶和幾樣茶點。

看到這，裴班美不由得挑了挑眉，心道：「他居然有銀子在這裡喝茶？」  
不行，她今天要問個清楚，不然她沒法和這麼奇怪的他在一個屋簷下生活！  
她大步走進去，直接在陸淺平對面坐下。

陸淺平正在給自己斟茶，他淡淡的挑眉看了裴班美一眼，「不躲了？」  
她露出一排珠貝似的牙齒，「你知道我跟蹤你？」  
陸淺平不置可否地道：「妳的衣裙一路在我身後飄來飄去的，能不知道嗎？」  
裴班美嘴角挑起了幾分，「那你還不回頭揭穿我，害我跟得好累。」  
陸淺平閒適的喝了口茶，道：「沒那個必要，妳想跟就跟，我不介意。」

「我看到你在跟余掌櫃交易……」裴班美驀地拍了下桌子，「你老實說吧！你到底是什麼人？」

陸淺平微感好笑，她這是在拍驚堂木嗎？  
他看著裴班美，巴掌大的雪白瓜子臉，柳葉般的雙眉，配上清亮如水的杏眼和微翹的菱唇，不脫稚氣，卻又有份聰慧機敏。

這個姑娘挺有趣的，好像從他一醒來就知道他不是原主，一直在暗中觀察他，忍了一個月才開口質問。

只是，她為何會認定他不是原主？其他人都當成他傻太久，行為奇怪一些也不以為意，可只有她朝「他芯子換了」這方面去想。

除非她也是魂穿之人，否則不可能想到那裡去。  
裴班美見他久久不語，半瞇起眼眸，眼也不眨地盯著他道：「你不要想瞞我，我都看在眼裡。」

這時，夥計端著一盤玫瑰酥模樣的茶點走過去，她的視線忍不住跟著飄，便忘了要講的話。

陸淺平好笑地道：「妳想吃嗎？要不要點一盤？」

他早注意到了，她跟她侄子康兒的注意力都很容易被吃的吸引，凡是有人送好吃的來家裡，他們姑侄二人就會同時迎上去。

裴班美坐正，不置可否地道：「你要請客當然好。」

陸淺平笑著叫住經過的小二，加點了玫瑰酥，又讓小二將店裡招牌的點心都送 上來。

見狀，裴班美防備地道：「你等等可不要說沒銀子，讓我先墊，我可是身無分文。」

陸淺平笑了笑，「身無分文就出門，妳倒是心大，難不成是走來的？」

裴班美被他調侃的笑弄得臉頰微微發熱，他們住的彩虹村距離半月城至少要走上一個時辰，她絕不可能是走來的。

「咳。」她清了清喉嚨，臉不紅氣不喘地道：「我只帶了僱馬車的銀子，多的沒有。」

事實上，她不久前才從余掌櫃那裡收到一筆豐厚的酬勞，打算存到城裡最大的錢莊再回去。

「我也並沒有說妳有。」陸淺平戲謔地看著她，她那點小心思很容易就被他看穿了，就如同她知道他的祕密，他也知道她的。

裴班美被他看得不自在，索性自己倒了茶喝，一口喝完將杯盞擱下，手握拳，在唇邊虛掩咳了一聲，認真地道：「言歸正傳，你不要想瞞我，我都看在眼裡。」她又接回方才的話題，且說的一字不差。

陸淺平不由得莞爾，這個姑娘挺有趣的，她的心機也不令人討厭，她用自己的心眼把一家老小照顧得好好的，她是堅毅的。

他笑道：「我沒有想瞞妳，我確實不是陸淺平。」

裴班美似乎不敢相信自己所聽到的，怔了一下才道：「你居然承認了？」

聞言，陸淺平好笑道：「不是妳要我說的嗎？」

「是沒錯。」裴班美潤了潤唇，「可是、可是你好歹吞吞吐吐、猶豫一下啊，這麼一來，我怎麼接著說下去？」

陸淺平更覺莞爾，「妳原本想說什麼？我有閒暇，可以聽妳說一遍。」

裴班美立刻比手劃腳起來，「就是你抵死不說，我威脅你要告訴大家，你便要我發誓，絕不把你的祕密說出來你才肯說……」

陸淺平搓著下巴做恍然大悟狀，「小丫頭，原來妳喜歡狗血劇啊。」

裴班美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「我是好奇心比較重一些。」

「既然我都坦白了，那妳沒有疑問了吧？換我問妳了。」

「你問！我最喜歡有人問我問題了，我娘說的，那是思考的機會！」

陸淺平頗為玩味地看著她，「妳為何會認為我不是原來的陸淺平？」

「這不是顯而易見嗎？」裴班美理所當然地道：「你傻了十八年，突然不傻了，不但如此，還識字、懂禮貌、有常識、會畫畫，這定是芯子換了，你的魂魄借了

淺平哥的身子活過來，而真正的淺平哥死了，肯定是這樣！」

她還有沒說的，他那深邃的目光還有剛毅的神情，一個傻了十八年的傻子即便清醒也不會有的，而他表現出來的行為，不但不像一個傻了十八年的人，更不像一個鄉里人。

「確實言之有理。」陸淺平淺淺一笑，「不過，妳為何會知道世間有魂魄附身之事？」

裴班美左右看了看，突然靠近他，壓低了聲音道：「因為我娘就是跟你一樣的人。」陸淺平微愣，原來她娘親是穿越者。

他沒有原主的記憶，可即便有也無用，因為原主是個傻子，記憶等於一片空白。自醒來後在這裡生活了一個月，他知道裴班美的娘親三年前在水患中罹難，她經常把娘親掛在嘴上，似乎相當崇拜她的娘親。

他盯著她問道：「是妳娘告訴妳的嗎？」

穿越者都深怕被當成鬼怪，守口如瓶都來不及了，如何會告訴別人？即使那個別人是自己女兒，應該也很難將此天大祕密說出口。

「當然了。」裴班美很驕傲地道：「我跟我娘無話不談，天南地北，什麼都可以聊，我們跟朋友似的。」

「這件事，只有妳知道？」陸淺平神情嚴肅地問。

「怎麼會？」裴班美一雙清澈的眼睛眨了兩下，「我爺爺知道，我爹知道，我過世的兄長也知道。」

陸淺平一時無語了，那位倒是坦蕩蕩啊，將自己的祕密告訴了這裡的家人。

「既然你跟我娘一樣是魂穿者，那你知道加拿大嗎？」裴班美興致勃勃地問。

陸淺平再度怔住，從一個古人口裡聽到加拿大三個字太違和了。

他問道：「妳娘說她是加拿大人嗎？」

所以是外國人穿越到了大岳朝？這樣語言能通嗎？

裴班美搖頭，「不不，我娘是新加坡人，她在加拿大留學，你知道留學是什麼意思吧？我娘因為太喜歡那裡了，畢業後便在那裡定居找工作，我的名字就是我娘取的。」

陸淺平點頭，「所以妳娘住在班美小鎮。」

這也解開了為何家裡的大黃狗會叫做麥可，他原本以為只是他們湊巧取的名字，如今看來也是她娘的手筆。

裴班美很興奮，「我娘說那是個人氣萃聚、座落在山谷中的童話小鎮，有翠青的湖水，蔥蘢茂盛的叢林，構成了如詩如畫的美景……」

陸淺平看她流露出一臉嚮往，便知道她娘一定常常跟她說起班美小鎮的點點滴滴。這麼說來，裴家老爺子裴一石和裴家男主人裴再思對他大病一場，幸運沒死，醒來之後不但不傻了還正常萬分從沒有質疑過，是因為他們也跟裴班美一樣，認定他是魂穿者嗎？

他打量興高采烈的裴班美片刻，終於問道：「妳跟爺爺和裴大叔討論過我的事嗎？」裴班美搖頭，「沒有。」

陸淺平面容嚴肅，「那麼……」

裴班美搶先開口說道：「我知道！你放心，我口風很緊，我不會跟他們說，你對我承認你不是淺平哥的事，這件事是我們倆的祕密，除非你要我說，不然我絕不會說！」

聞言，陸淺平露出笑容，「那麼一言為定，你替我保守祕密，我替你保守祕密。」

這話一出，裴班美奇怪地看著他，不解地問：「我有什麼祕密，我怎麼不知道。」

他聽了，挑起嘴角一笑，「你賣什麼給余掌櫃，爺爺和裴大叔不知道吧？」

裴班美心驚了一下，瞪著他，「你怎麼知道的？」

他又露出一笑，「如同你觀察我，我也會觀察你。」

「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就這麼說定了，咱們幫彼此保守祕密，食言的是小狗。」

陸淺平愉快一笑，「一言為定，食言的是小狗。」

夕陽西下，陸淺平和裴班美一塊回到家，陸慕娘在門口張望，神色有些焦急，似乎等很久了。

「大娘，您怎麼出來了？」裴班美三步併做兩步地跑過去扶住陸慕娘。

反觀陸淺平，他步履如常，緩步走近陸慕娘。

他還不習慣把這位四十出頭的美婦人當成自己娘親，叫一聲娘，實在彆扭。

「淺平出門好幾個時辰了，我擔心他出什麼事……」陸慕娘解釋。

裴班美笑嘻嘻地道：「唉喲！我的大娘，淺平哥已經完全好了，不傻了，能出什麼事？以後淺平哥也會常常出門，大娘不要再自己嚇自己。」

「芙兒說的不錯。」陸淺平亦是正色道：「娘，我已經好了，不是傻子了，自己出門也不打緊，以後不要再為我等門了。」

陸慕娘連忙應允，「好，娘知道了，娘也知道你好了，只不過心裡還有些不踏實，才會出來看看。」

裴班美挽著陸慕娘的手進門，一邊道：「別在門口說話，都快到飯點了，我回來的太晚了，要趕緊去做飯，晚了，康兒這隻小吃貨又要哇哇叫了。」

進了門後，她便二話不說往廚房裡鑽，她手腳俐落，不到半個時辰便端上了五菜一湯和一鍋白米飯。紅燒肉是早上就燒好的，燉足了火候，她另外做了一個蒸魚、兩個素菜和一個涼菜，鍋裡是蘿蔔排骨湯。

這做飯的手藝是裴班美自己琢磨出來的，以前她娘和她嫂子在的時候，根本輪不到她做飯，她們不在之後，為了不讓瑛兒、康兒羨慕別人家的伙食，她咬牙和隔壁劉大嬸學做飯，三年來廚藝已大有精進。

晚飯時間，裴家和樂融融，穿堂的大桌子坐了滿滿一桌，裴一石從學堂回來了，裴再思和葉東承也從村尾回來，加上九歲的裴元瑛和七歲的裴元康，以及裴班美和陸淺平、陸慕娘母子，可說是熱鬧極了。

「我最喜歡姑姑做的紅燒肉了，肥而不膩。」裴元康筷子挾了一塊赤醬濃香、色澤油亮誘人的紅燒肉，配著米飯，一口吃進嘴裡，滿足得眼睛都瞇了起來。

裴元瑛哼了哼，「姑姑做的菜，你哪道不喜歡了？你再不忌口，小心以後會長成

大胖子。」

她雖然只長弟弟兩歲，卻是早熟又懂事，會幫著挑菜餵雞、灑掃廳堂、整理家務。

「妳才會。」裴元康反擊。

裴元瑛堅定地搖了搖頭，「我不會。」

「妳會！」裴元康丟了塊肥肉進他姊姊碗裡，「快吃掉！若妳不吃掉就是不愛姑姑！」

「你這小子好卑鄙。」裴元瑛把肥肉挾起丟回弟弟碗裡，「你自個兒吃，我才不上你的當！」

他挾起肥肉仰頭就丟進嘴裡，邊吃邊含糊不清地道：「我吃就我吃，我愛吃得很哩。」

「看看你，肥油都流出來了，髒死了。」裴元瑛蹙眉嫌棄的看著弟弟，受不了的掏出帕子幫他擦嘴角。

姊弟倆鬥起嘴來就會沒完沒了，也為餐桌增添許多熱鬧，幾個大人都噙著微笑看他們抬槓。

裴班芙這時才想起來早上的事，問道：「對了，爹，您和東承哥早上匆匆趕去那間新開的羊肉鋪子，可是出了什麼事？怎麼柳大叔、郭大嬸幾個人會氣急敗壞的來咱們家找您去主持公道？」

裴再思是彩虹村的村長，在大岳朝，村長的俸給挺不錯，因此裴家雖然人多，生計上也不成問題。

至於葉東承，他父母在八年前的水患死了，裴再思可憐他一人孤苦無依，便收養了他，他除了跟裴一石學認字讀書外，近年來也跟在裴再思身邊，幫忙打理村裡的大小事，性子越發沉穩。

除此之外，家裡需要男人做的粗活，舉凡砍柴、修繕屋子，夏天除草、冬天鏟雪，葉東承都搶著做，他的興趣是打獵，也常上山打些野味回來加菜。

「這事還是不要吃飯時說。」裴再思蹙了蹙眉頭。

裴班芙一雙烏溜溜的眼睛充滿了好奇，「什麼事啊，為何不能吃飯時說？」

「是啊，爺爺，到底什麼事啊？」裴元瑛也跟著好奇起來。

裴元瑛和裴元康的性子不像他們爹娘，倒隨了裴班芙較多，一個隨了裴班芙的吃貨本色，一個隨了裴班芙的好奇心重。

「咳。」葉東承咳了一聲，道：「吃完我再告訴你們。」

好奇心是沒法等的，裴班芙不死心，又想再追問時，坐在她旁邊，一直低頭吃飯不發一語的陸淺平忽然不動聲色的以手指沾了茶水，在桌上迅速寫下三個極小的字。

裴班芙看到後頓時瞪大了眼睛，還用力吞了口水，閉著嘴巴不再追問，當裴元瑛還要問時，換她阻止了裴元瑛，轉移了話題。

吃完飯，裴班芙迅速洗好碗筷，待收拾好廚房，她馬上跑去找陸淺平。

裴家是個二進的院子，共有二間正房、三間東廂房、三間西廂房，房間都不大，一家人住剛剛好，四四方方的小院子裡種著幾棵桂花樹，有座鞦韆，有張石桌和

幾張石凳。

每年中秋，院子會飄滿沁人心扉的桂花香氣，他們一家人就坐在院子裡吃月餅、賞月，她娘親還說中秋一定要烤肉，那是裴班美覺得最幸福的事了……

只是那幸福在她娘親和兄嫂走了之後缺了一個角，每到中秋，當她仰望著月亮，總有一抹淡淡的感傷。

「叩叩叩，叩叩叩！」裴班美心急，連敲了兩次門。

「進來。」

一聽到回應，她立即推開了房門，只見陸淺平正坐在書桌前，小油燈點著，桌上什麼都沒有，不知道在想什麼。

「你怎麼知道羊肉攤子摻了老鼠肉在賣？」

陸淺平淡淡地道：「以前聽過。」

這種事在前世時有所聞，有些不肖燒烤餐廳會在高價的羊肉裡混進老鼠肉來魚目混珠，賺取暴利，因此他看裴班美那思凝重的神色，研判是類似的事，也因為噁心，他們才不想裴班美在用飯時細問。

裴班美在桌邊坐了下來，好奇地看著他，「你以前是做什麼的？」

陸淺平看了她一眼。

她知道他明白「以前」是什麼意思，她娘親說，在她生活的那個地方，她的差事是室內設計師，就是佈置屋子、修繕屋子的工匠，所以她娘親很有巧思，常縫製靠墊、窗簾那些東西，也會畫圖給她爹做傢俱，會木雕，還會在傢俱表面用漆畫圖，把屋裡佈置得跟村裡其他人家都不同。

就因為她娘親是那麼的與眾不同，她才會想知道，眼前這個陸淺平在他生活的那處是做什麼的，會不會也像她娘親那樣多才多藝。

興許是因為他與她娘親是同鄉，今昔確定了他的來歷之後，裴班美對他格外有親切感，她想聽他多說點那個她娘親熟知、而她不知道的世界。

她興致勃勃地看著陸淺平，等他回答。

他卻不冷不熱地道：「說了你也不懂，況且你也沒有知道的必要。」

陸淺平不想講，是因為講了沒有用。前世他的理想、他的抱負都因穿越灰飛煙滅了，他再也不能做他想做的事，他探訪過的河道、做的研究、看的資料和花費的精神、體力，最終靠自身實力進入首屈一指的泛亞工程顧問集團，也開始施展他的抱負了，可那些努力如今都白費了，他也無法令自己回到現代。

在古代的他要做什麼？能做什麼？要在這個不知名的村莊終老嗎？要一輩子和這個家、這些人綁在一塊嗎？

他感到茫然，打從他醒來後就一直在思考他的人生，至今沒有個答案，偏生裴班美還來問他前世的工作，頓時感到一陣煩躁。

「我怎麼不懂了？」裴班美眼睛亮晶晶的，「你說說看，我娘也是跟我說說我就懂了，我娘還教我英文跟阿拉伯數字哩。」

陸淺平驀地看著她，「所以呢？妳學英文跟阿拉伯數字有什麼用嗎？能跟別人說嗎？能派上用場嗎？」

裴班芙一愣，「你、你這是在生氣嗎？」

「與其說生氣，不如說我怪老天為什麼把我帶到這裡？我跟妳不同，妳可以將學英文跟阿拉伯數字當成消遣，反正妳日後也會跟別的姑娘一樣，相夫教子，以夫為天，妳不用去想別的事，也犯不著想。而我卻是失去了我的一切，過去的努力全成了泡影！」說到這，他又不悅地說：「再說了，我的工作是什麼，對妳來說重要嗎？妳為何要問？只因為妳想知道，所以我就必須要說？」

他真的是瘋了，竟然對個小丫頭抱怨起命運來，即便她的娘親是穿越人，她對他那個世界的瞭解恐怕也不足百分之一，更顯得沒頭沒腦對著她抱怨的自己很是可笑。

裴班芙並沒有因為陸淺平對她胡亂遷怒而生氣，相反的，她小心翼翼地看著他，發現他臉上情緒變化好多。

這麼大的情緒起伏讓她聯想到了一件事，她潤了潤唇，柔聲問道：「淺平哥，你在想你的家人嗎？」

陸淺平抿著唇，前世的他也叫陸淺平，但沒有人會叫他淺平哥，她卻叫得自然無比。

他有些疲倦的閉上眼睛，「妳出去吧，我要休息了。」

他不想他的家人，因為很少聯絡，他的父親是個實業家，性格嚴肅，一年笑不到三次，母親是唯唯諾諾的家庭主婦，唯夫是從，他兩個哥哥都是成功人士，大哥是醫生，二哥是政治人物，但他們平常很少交流，家庭情感相當淡薄，說不定他們還不知道他出事了呢。

即便知道，在他的靈堂上恐怕也很難擠出淚來，父親還可能將他的死歸咎於他的不聽話，不肯乖乖接下他的事業，偏要去搞水土保持、環保治河等等無用的東西；母親可能會為他的死偷偷哭泣，但這僅止於此了，他向來不是個貼心的兒子，又怎麼期望她會有多悲傷？

「好，那我出去了。」裴班芙還是有眼力見兒的，她看出他的頹喪，心想還是讓他自己一個人靜一靜的好。

她起身，走到門邊卻沒有立即開門，她想了一下，沒有回頭，忽然說道：「淺平哥，我不是你想的沒心沒肺，我只是……只是不想家人擔心，也不想影響了瑛兒、康兒，不想讓他們想起他們是沒爹沒娘的孩子，所以才整天笑嘻嘻的……其實我很內疚，我一直抱著愧疚的心在過日子，為了救我一個人，娘、哥哥、嫂子都死了，我的命是他們用命換來的，我沒有資格活得不好，不但不能不好，我還要過得比任何人都好，這樣才對得起我娘我兄嫂。」

說完，她開了門，默默的帶上房門出去了。

看著被關上的房門，陸淺平說不出心裡頭是什麼滋味。

她總是笑得很用力、很大聲，原來背後，有那麼大一塊傷口……

他突然懊惱極了，他怎麼能把命運對他的捉弄遷怒到她身上？就算有人該對他此刻的處境負責，那也絕對不是她。